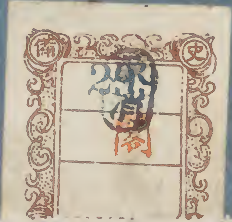


井樓纂聞

三

家傳

内閣文庫			
五八函	三五架	三四八七冊	和書類



第四

内閣文庫	
番號	和 34187
冊數	5 (3)
函號	158 232

共五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糊などで貼り付けられている部分がめくれない箇所あり

井樓纂聞卷三



天正二年三月豐府遣使者致大煩二

傳說以為奇觀公余作葦屨於多多良河上松崎頗

壯就饗使者箱崎座主饋使者水精六稜盒一雙其

一盛饌具龜足博多畫工花雲所畫設色極美酒初

行公命發盒銜藤源十郎盛著於榭以進公語使者

曰素辱見愛久瀧亦無所隱座主所水精盒透明饋

日出 帆足萬里鵬鄉 譯



門於之花西州

見內已具龜足不宜置箸野人不知禮也正臘八朔
諸豪遣使豐府者皆豫習儀猶且失容豐府近待不
必學儀皆有可觀豈非慣習之故乎予時年十二時
兩聞公言汝等須記之豐前學書○蘇光按大項波
故曰杵用此却之則公一見
還之也今病在曰杵城中云
十月二日揭示條令曰國中人士要須同心守新令如
下所言蘇光按本書不記甲子然條
一南伐平定未知幾年當多貯糧食令可支二三歲
今茲豐登收糴易得不問他事須務收貯蘇光按

伐薩之役時豐多批政諸州豪師多懷
攜戴公知南伐必敗所以有此言也

附衣物佩刀婢使唯取苟給其餘盡斥賣急貯
糧食不
城守之日田祿八頃者其糧期年七頃至四頃
七月若八月三頃以下六月無田者六旬不拘
田祿有無能自具糧不仰廩給者雖加一月一
日皆有厚賞
一臨戰四軍分為二隊一隊逆戰一隊旁擊之或
隨地形分三隊左右夾擊皆臨機制宜要以奇兵

旁擊為利也

一炮手每隊置監者二人糾督勿得虛發不成用

附違令者有虜獲亦不給賞

一置槍須多已壯軍容又得克勝以是意宣示糟谷

席田務立功勳

附短槍禁勿得用

一兵方接不聽離隊擅進是不精之至不免為懼擾

如此者議除名何則謀議不一號令不行取敗之

道也

附臨陣自相殺者至子孫廢黜永不登用

一近後聞軍多飲酒已不宜觀聽亦妨實行平日多

飲尚不免過失况當危急耐醉可醜之甚宜嚴禁

之

一軍未平劫掠民戶宜嚴禁之聞在博多及他邑境

往之剽奪果然極非好事皆諸技怠慢之所致自

今以往須用意禁絕

一糟谷席田俟收獲已畢作廬隨分貯蓄連輸入城

如去年所為所司務諭管內莫得督滯若不用命

逃亡永不聽君封內擅還者斬

府糶谷席田兩郡士庶具糧入城者須把數邑

註七申所司查檢收貯

一兵戈未熄諸務姑停不得設者警巡膠力一心務

為奉公是忠公室盡力所事自有慶賞

右條件糶谷席田士庶人民僕隸廝養無有遺

漏令徧知之

六年十月公便內田鎮高之耳軍歸至後筑竹并原

過龍造寺兵鬪死戰死錄利元氏編集同○葆光按

年薩彌別有探題之授據薩偶日三州不肯從豐
侯宗麟失所愛鷹日州宮崎人久保山獲之獻薩侯
義久豐侯不可捕久保山斬之使女者見之日州縣釋
之豐侯為薩所敗棄城走豐因壁臣田原紹忍請伐
薩復其邑豐侯許之諸大夫族皆諫不可遂伐薩
攻高城將陷會薩侯引兵未援共豐師相拒耳川
豐侯軍卒志賀十一月初七日一弘齋藤曰軒戶次佐
將進戰豐師敗績三老七族吉弘齋藤曰軒戶次佐
伯田北志賀少佐并吉同浦池等皆戰死紹忍僅以
身克十四日豐侯以朽網一萬田為殿
引兵退入日軒車詳見九州治亂記

公賜鎮高母并其妻書曰初熊丸豐松丸須擇吉日承

家民部少輔往年從軍以身蔽老夫中矢死老夫深

感其忠義當書以貽子孫勿得忘嚮使也羽使耳川

軍得溫旨遣歸田尾之良要之途力戰死殉節士之
常要亦為老夫効三儒子頌祿無有差降賜初熊力
九以所素食田五頃益以三頃豐松九三頃益以五
頃皆令滿八頃益封之田須有間田頒給姑仍舊封
食其租入繇役一無所賦屬媪等善撫養二子以迄
成立人生無常况老夫大耋朝不及夕一旦溘焉此
書并命嗣策善藏之請我子孫益封要徵之書所書
以不厭瑣屑餘玄恕口言葆光按賜是書在七年六月內田氏今尚藏公手澤
十一月豐師敗於耳川諸州豪帥多死蒲池宗雪為後

筑都護亦死龍造寺隆信因誘諸帥屬已前豐後肥
亦多叛者公及天叟公獨為豐守聞敵將攻竇滿立
花十二月朔二公竝入保公辛未歲統前筑事至此
八年始城守箱崎座主憐清十一月二十三日奉為
設齋薦福至二十九日畢梅日箱崎人輸資財於立
花十二月朔方清座主悉率其臣屬妻孥入立花公
命先人以百餘人守箱崎松林座主亦置窩堡多
良河上松崎使其臣五十人為一團更番司瞭望鳴
珍慶為廣門使立花松林守者以告先人先人言若

況使非急務宜告我當為白公珍慶曰廣門以公入
保亦願効力請見公口言先人乃見珍慶作書命予
同有馬大炊見公言狀予與大炊從松崎行過河告
原尻左馬助同入言珍慶為廣門未使公命與珍慶
未予輩還至河延珍慶共見公珍慶前共公言予輩
屏而待公俄命具饌皆侍食酒再行公取長盛鍛二
長刀鉸飾其後豐後藤氏所作使珍慶擇佳者取之
公謂珍慶曰子君與敵接境贈巨銃十門火藥十甕
珍慶辯去躬荷所賜長刀大炊請代不肯行歌曰入

無所有中擁長刀至第二郭而後授從者左馬助命
卒致銃并火藥送至河上別已而博多東西坊正言
豐存奪奴倉珍慶皆封之葆光按豐府嘗使曰杆鎮
稅博多亦有公田置倉收貯名委奴倉也公曰恨為珍慶所賣令追殺之
博多距立花三里珍慶已入武藏城帆足彈正所守
追者至遠矢原不及而還立花兵後與廣門戰登銃
相擊即呼騙銃賊公遂遣兵攻武藏邑城破之彈正
退保山城舉凱而還豐前覺書○葆光按九州治亂
莫不暇從至天正五年豐侯益驕宗奉異教紀綱日
弛人懷搗貳耳川之役豐師敗績豪帥多叛由是觀

之元龜以來廣門亦服從至此猶未叛公素意有異
圖及聞珍慶言幸其不叛偶為其所欺耳下條高橋
亦既與筑紫絕
亦以是故也

萬里曰帆足氏先世少納言清原正高正高流
於後豐居玖珠郡娶矢野氏生四男子遭故還京
留四子居豐子孫分十二姓其居帆足御者因以
為族大友能直封於豐遂為其臣當瑞峰侯宗麟
父子時兵部少輔鎮永屢從軍有功家藏所賜感
狀薩帥入豐與其族保玖珠郡角牟禮及山城夜
襲破薩軍二城皆險絕薩人不能克而去又追擊

破之頗有斬獲豐國除喪祿事佐伯侯其子兼永
始事本藩於今六世此曰彈正下條又有五郎兵
衛善右衛門天叟子守巖屋有備後新三郎皆家
譜不載莫知何屬豈有支族居筑者乎
十二月朔糟谷席田院內人盡携妻子入生花寺美矢
野神武諸邑獨不至據極樂寺障子嶽叛以應秋月
公怒十三日遣兵勦之矢野神武人皆藏匿山中不
獲十時連貞重傷其族十時惟元扶之以退人誤傳
其死予屬東御新五郎隸舍人有功公賜書賞之是

為入保第一戰也

豐前覺書

十二月十一日

本依十三日下又有十日今據感狀改之

野上美濃從卒

十三人與丹牛口壹岐及十野鎮幸家臣巡邏至宇

美宇美天野神武人叛附秋月見美濃等至前後徼

擊美濃壹岐素驍勇用槍刺賊先進者一人殺之鎮

幸臣新五郎突入又斬一賊尤長大者美濃從者皆

離力戰賊退走始得引還賊遂保極樂寺障子嶽公

怒使十時連貞將兵伐之十三日傳障子嶽地極險

隘賊善銃巧中自木石間叢射中森下河內洞胸而

死連貞督眾呼曰無得左右顧直衝賊巢城戶清撞

及他壯士二百餘人冒天石齋進遂斬渠帥十四人

擒其妻子餘皆降

立花編集略同

公謂方清座主曰今歲城守人目給食未春以外應賊

稍食盡召師徒屬至小野成幸家使畫佐寄堅一京

二人姓氏未詳具籍凡四百餘人公喜曰師養士如此信足

賴也歲中差人至豐府當以上聞即於楯尾弓場尾

水午下飯室以居以其地逼寇如隸卒更營秋山口

居之豐前覺書○楯尾弓場尾

水午下皆立花城下地

七年正月十一日、豊俣宗麟老、其子義統立、民間喧言、
秋月筑紫將大舉攻巖屋、與勝尾接境、其十里巖屋
居者往來相親如一家、然勝尾臣帆足五郎兵衛適
在中、駕右京家宰雜同食、城中傳令曰、既與筑紫絕
連、携妻孥入保、五郎兵衛諱去、右京送之、行語曰、人
事無常、果然、自今以後、即為讐敵、明日與子遇、吾其
獲子、五郎兵衛答曰、然非子獲我、我獲子也、明日勝
尾兵薄巖屋、城兵逆戰、右京適與五郎兵衛遇、皆笑
曰、請共搏、已搏、右京處上、以其篤、欲生擒之、扯之起、

或以右京不勝、從肩、上以捨、銳五郎兵衛入口、死、後
數日、種實廣門委兵、未攻、放火民家、延燒至誠下屋
山、種連、山兵擊之、敵兵退走、追至太宰府、斬獲甚多、
是時太宰府僧祝保管公廟、旁近民多從避、兵種實
事神素謹、軍令極嚴、其卒或火民舍、延及祠廟、盡焚、
旬、當僧忿恚、誓為厲、以報、秋月氏、放火焚死、種實捕
放火者、族之、建別廟於夜須郡粟田、遷太宰府僧祝
司祀、雜取九州軍記高橋記○原光按本書
筑紫廣門、秋月種實、城境上要害處、以禦巖屋、巖屋亦

築皆米山龍城置戍屢中兵共戰廣門攻巖屋山
種速部兵登堙閔內記奴荷長刀露刃誤釣實淵勅
解田頭見血勅解由大怒內記遜謝倚輩交勸解不
聽內記父善虎為謝久而後聽善虎指筑紫軍謂內
記曰敵衆如此不斬而傷我軍何也內記辭曰是執
刀者之過兒不知也善虎怒曰兵刃未接先脫鞘豈
得無罪臨戰脫鞘獨斬敵可也內記年少勇悍曰大
人有言兒不敢辨大人豈以兒不能斬敵子自弓削
氏所守門中其所親善三十人從之既近敵發銃擊

之敵兵辟易內記先進廣門吹螺及戰內記前據幸
橋跪待左右泥淖人不得竝行兩軍皆中十人許共
戰巖屋兵從城上觀內記執長刀力闖所向披靡土
肥半右衛門年十八伺間斫內記自股至膝內記兄
平兵衛擊破半右衛門冑半右衛門却走內記勇氣
益振盡驅敵走之拔刀徐還觀者皆壯之當時談者
莫不稱閔內記幸橋用力是戰中鳴半助鬪致其他
兩軍死傷頗多半右衛門後車石田三成為騎將食
祿三千石

高橋記薦野
家譜畧同

梅岳子在立花天叟子在巖屋皆忠烈有勇略豐府君
臣倚賴秋月種實以勇聞前豐前筑諸豪多屬之然
憚二字不敢遠中略地豐使麻生元重戌上松貳於
秋月三月與宗像彈正原田鑑尚同叛薩光按九州
軍記作大鶴
彈正鑑尚且言鑑尚驚嶽是豐府未知之志賀子道輝
戎將大鶴式部伯父以是
居巖戶方徵兵討種實已而聞種實中兵石坂與小
田部紹叱大鶴式部率二千餘人擊之使人召彈正
元重鑑尚會師而三人舉兵斷志賀子軍後志賀子
驚將班師恐敵前後夾擊屬天叟子自將與秋月戰

於石栗嶺破之秋月兵走夜須郡梅岳子亦從立花
馳擊彈正等走之志賀子已得還巖戶以為元重等
反秋月未可攻與天叟子及小田部大鶴等議將討
元重聞筑紫廣門攻安樂平驚嶽秋月兵亦中天叟
子督兵拒之御笠屢戰吞藤宗像合兵攻蘇鎮寶鷹
取城梅岳子救鎮寶擊却之九州治亂記九州軍記
葛野家譜略同
三月十六日秋月師軍八嶽宗像原田率兵會之十野
鎮幸米多比鎮久等步騎二千餘擊之刃連孫九郎
勇冠三軍先登陷陣衆奔進秋月更中生兵力戰我

兵多死野上連負呼曰清見原帝裔少納言正高十
八世之孫玖珠郡野上連負世不墜武功與家丁十
三人進戰所向披靡馬中矢斃步鬪殺傷過當身被
數十創無完膚遂死鎮幸鎮久以三百人馳救之秋
月兵喪擊之吉田連正原尻左馬助率百五十人繼
進殊死戰由布惟信及其子惟次竹垣日向等以
餘人助之秋月軍大敗策勝追擊斬獲無算○花記
按戰死錄以決戰係

六月二日公築賀良山西砦先是座主築東砦并松尾

因使座主成之諭以當白豐府由布宗秀成西砦已
而使大鶴宗周代之豐前覽書立
龍造寺隆信與秋月筑紫同叛遣其子家治及鶴島輝
介將數十人入柳河與城主蒲池鎮茲謀將攻諸豪
屬豐者秋月筑紫多築砦境上欲侵竄滿立花地梅
岳天叟二公亦築砦於米山龍城隘成筑紫秋月屢
中兵挑戰天叟公共相持未戰原田親秀奉委奴郡
兵應龍造寺將攻鷲嶽安樂寺辛二公聞之共謀天叟
公禦筑紫秋月梅岳公獨共原田決戰及親秀兵亡

早良公親將軍壇原七月十八日執秀釋安樂平渡
早良河逆戰於烏飼村勝負未分小田部大鶴合兵
八百餘左早良河進戰氏銃辭也親秀欲分兵防之
軍素無紀律騷擾公麾衆曰敵敗急進擊之十特連
貞小野鎮幸等大呼馳之小田部大鶴自山上橫擊
原田軍大敗走入委奴我軍追北過河至野外還公
退入曰杵所成博多皆休士小田部大鶴亦收兵還
是戰原田軍纜合即走故斬首虜不多增時先進力
戰有功家丁東條三九郎疾闘多斬獲梅岳公并賜

書賞之薦野家譜

七月二十七日筑紫宗像原田麻生合兵軍太宰府天
叟公從寶滿馳伐之公遣薦野增時竹迫統種援之
小旗族屬焉大戰觀音寺會秋月種實襲巖屋天叟
公還軍救之敵尾擊統種謂閔善六曰我當死汝
言主公徐踰搖橋去善六曰諾以告侯亦反之統種
共其卒二十餘人刀戰小旗族從之統種呼曰吾院
次官親能齋撰津守師能十五世孫後肥合志郡主
竹迫統種承之戎行有勇者共搏決死因進陷陣與

其卒皆死他死者亦多善六等刀戰久之交綏天叟
公得乘間入巖屋秋月兵引去立花記

七月二十七日種實廣門率三千人軍太宰府以薄巖

屋屋山種速造急立花寶滿公自將由山道中御望

見天叟公於北谷定軍議公兵千五人正當秋月師

天叟公千人當筑紫師日午整兵下山種實廣門退

走二公兵追之增時父子將三百人陣觀青寺要擊

之敵大敗廣門邪經御笠郡走基肆種實從吉木磧

走夜須是戰增時先登圍人神五兵衛被創公賜書

賞之

薦野家譜曰葆光按此戰即前條立花記所載或以為天正九年事似是今姑錄於此

木付鑑實守柑子嶽糧竭公命諸將納糧八月十四日

本作二十三日今改之說見於下架轎至遠矢魚觀師諸將進辭公

謂足達直氏後藤種長并手連度曰入保以來未嘗

合戰魚田兵出候便擊之諸將已納糧還原田兵退

之至生松魚與戰不利整兵更戰勝之追至高祖城

下歸後藤種長小野正廣佐伯孫六酒井外記小原

長右衛門其他士死者頗多豐前覺書下同○葆光

度連度在巖屋按兵中天正十四年七月十七日戰死故今載不三

九月公與天叟公及志賀子謀擊原田親秀留天叟公
守巖屋以備秋月筑紫公以千五百人過生松原踰
長並山入委奴別遣五百人乘輕舸趨今津橫江與
木付鑑實合攻高祖志賀子少田部大鶴為先鋒以
將千餘人由日向坂進先是豐遣田北紹鐵朽綱宗
歷將三千人略上座秋月種實聞之自將數千人軍
麻氏良城宗像氏貞有故不得中二日公與志賀子
夜半傳發親秀聞之欲誘我師深入以擊之不置兵
坂道獨遺波多江吉井等率千餘人拒志賀子於日

向坂自將二十人以原田林慶等為先鋒軍上原山
上公已入委奴行焚人家不見敵遂進薄高祖小野
鎮幸由布惟信望見山上軍進與戰增時別將兵由
中道焚人家馳至曰我兵深入且敵衆據高軍不可
擊公以前軍方接戰麾之退恐擾亂未及令鎮幸先
進力戰原田軍敗走親秀以千餘人陣在左上敷謀
橫衝之我師不利先鋒潰走麾下軍麾下軍亦恐敵
扼坂道大亂公督厲不能禁原田兵尾擊我師走踰
長並山至姪汀志賀子亦為波多江等所敗登大西

山休兵公聚散卒背十六町河而陣親秀連敗我兵
并日向坂兵三千餘人進攻姪汀軍波多江等謂林
慶曰敵兵屢敗走二里餘人馬疲極且後有河潮方
盈請急擊蹙之水林慶曰不可今擊之彼知不免必
致死不如待潮涸戰增時鎮幸謂公曰我兵再敗潮涸
卒先走追其未涸戰必克公以為然令其軍曰潮方
盈不死戰敗敵何以得免率二千人鼓譟有進焉祖
兵屢勝鋒銳甚增時鎮幸騎蹴其卒進戰卒皆力鬪
遂敗之追北過長垂山斬獲甚多增時子成家及弱

親次皆力戰有功諸將呵具兵無得從北太遠然軍
士皆憤初敗敵追之急不聽林慶跳至上原村以二
百餘人反戰我師少却增時鎮幸將五百人夾擊之
獲林慶其卒殲焉餘皆走入高祖我師追至城下盡
焚人家而還志賀子自長尾經太宰府入巖戶公遵
姪汀至博多入臼杵所守岩休兵尋歸立花是戰諸
將謂公曰長垂山險隘敵若扼之不可踰宜使一軍
航海出敵後增時曰風潮順逆未可知大軍不如自
陸路少分兵航今津橫汀公從之是日風逆舟自路

下上

遣千人五百人軍所調松原之田兵仍留攻如故更出百
許人夜襲敗之所謂鎮原之田兵仍留攻如故更出百
書亦作鎮原之田兵仍留攻如故更出百
據本公家譜乃言夜襲敗之而復擊走之其追至高祖
城下事田家譜乃言夜襲敗之而復擊走之其追至高祖
記死事者生松原高祖系譜無有誤為異時各異蓋耳是戰
公兵自生松原高祖系譜無有誤為異時各異蓋耳是戰
田親種作親秀魚田系譜無有誤為異時各異蓋耳是戰
田親種作親秀魚田系譜無有誤為異時各異蓋耳是戰
高良山終為陸川大即所殺親種多敗之親種走保秀
因收殘兵還高祖共秋月種實謀據城自保九州親走保秀
亂記九州軍記宗像隆進考記諒四子免正載年親種九州
良山原田系譜親種大與廢記亦一不天純謬原田系語在
高祖自殺無髮則大友與廢記亦一不天純謬原田系語在
又言隆種削髮則大友與廢記亦一不天純謬原田系語在
記此戰隆種削髮則大友與廢記亦一不天純謬原田系語在
得此戰隆種削髮則大友與廢記亦一不天純謬原田系語在
中間未嘗交兵定為虛謬也蓋是戰野至清史所載極多

者果不及戰為野家譜○薛元按此戰即生前條原者
八公書實為天正七年八月十日九月十日軍記九州治
記為從永十一年八月十日九月十日軍記九州治
四日皆誤永十一年八月十日九月十日軍記九州治
衛藤清水與廢記多所增飾如公自別將書益雜取鑑
記大友與廢記多所增飾如公自別將書益雜取鑑
謬何則豐前覺記多所增飾如公自別將書益雜取鑑
之梅花山下地名十時相獲物遠矢原觀師遠矢原觀師
草萊城梅岳公水通納種原田了榮屢要棄之伏起
納糧仗兵生岳公水通納種原田了榮屢要棄之伏起
擊之渡邊源十郎年十舟下江原田了榮屢要棄之伏起
人公賜書賞之并則老刀不從軍獲原與豐前覺崎集
合皆為可據原田家譜原田不從軍獲原與豐前覺崎集
以時豐城草葉相子嶽使原田不從軍獲原與豐前覺崎集
諸豪豐城草葉相子嶽使原田不從軍獲原與豐前覺崎集
納糧仗兵生岳公水通納種原田了榮屢要棄之伏起

異同今辨取略便可識別以定直氏被創亦在此役併錄左方繼以鑑寶奪立元以終其事也

小神野勝悅本姓佐野下野人為織田總見公侍臣更
姓名稱小神野六太及公見殺居京師病失明夢神
謂已曰禱堅糟藥師則愈如是者再終末前筑禱堅
糟已而猶能有見勝悅善外科及馬醫巧劍術多技
藝堅糟屬予治下藥師祠僧為予言勝悅一日與藤
大藏往見勝悅辨口善談後屢召共語勝悅探裝中
取尋鴛所傳馬醫書視予々因與大藏請學資給之
勝悅又言家世傳新富家劍術亦視其書座主臣皆

從學座主召勝悅賜衣服每侍燕語會足達直氏被
重創無能治者予與大藏見梅岳公言勝悅善治金
創公便往視直氏因邀勝悅同適其家直氏方擁爐
坐小野鎮幸由布惟信石松三河亦在邊延勝悅診
視與黑色散藥以酒服令高枕而臥衆言帖卧恐疾
動勝悅東州人率直佛然曰任諸君自為之予與大
藏遜謝固請治之勝悅曰聽我則可不然不能治也
衆不得已從之即設蓐扶直氏臥衆頗懼勝悅曰勿
憂若致不救我封腹與足達子同死耳居四五日神

判

思益爽尋全愈鎮幸惟信以聞公使池邊六郎次節
命予與大藏將勝悅至松尾公見之賜食供炙棘鬣
魚當時盛饌也公所愛猫將啣之勝悅痛以午彈之
猫悲鳴却走公見笑曰卿此事甚快食終賜淡碧綾
衣時福有氏發婦有田十二頃因發勝悅吳居稍晝

顯書前覽
書下同

九月和子嶽城三木付鑑實棄城間行未奔館於角社坊
九月十八日梅岳子天叟子合兵之鞍于放火焚杉城
下粥田諸邑誘種實之戰屬種實聞豐師軍前豐企

救田河將攻高橋元種將兵赴之不得共戰大鶴鑑
尚成津久見嶽多賀隆忠餘黨仍保高宮嶽為種實
所誘結杉原像奉兵叛二子繞中散後軍於宗像鑑尚乞
巖戶從糟谷口進二子繞中散後軍於宗像鑑尚乞
降於志賀子志賀子曰果欲降宜速致城鑑尚遂納
津久見嶽以降高宮嶽兵聞之潰志賀子將往田河
與豐師合蘇光按豐師中田河鑑尚請還城自効志
賀子以問二子梅岳子曰鑑尚荷國重恩縱無報効
寧忍背叛今懷詐而欺不如因其未誅之遂斬鑑尚

鑑尚巖戶警嶽戎將大鶴式部伯父也鑑尚已死梅
岳子共天叟子謀伐杉麻生九州軍記九州
秋月種實勢益張將圖巖屋立花以肥人綾部駿河等
為先鋒將四千餘人軍柴田磧後筑豪族問註所治
部喪其邑寓秋月亦以兵從種實自以千餘人軍柴
田梅岳子天叟子聞之合兵軍針摺共敵夾河交射
既而進戰河中衆寡不敵二子欲退入巖屋邑城秋
月兵追之過二日市至白川治部謂種實曰日且暮
我不諳地形深入戰敵城下是危道也不如退舍詰

且復進種實不聽天叟子使由布惟信小野鎮幸綿
貫左三兵衛成富左衛門等將二千餘人自間道算
山穴秋月軍後大呼擊之秋月兵騷擾成富綿貫乘
銳崩之種實隊長之谷山熊江等力戰士卒死傷且
盡將收入柴田天叟子豫建旗幟數千於二日市針
摺間種實望見以為豐師至由杉塚長岡終夜走還
彌永巖屋兵獲首切三百餘九州軍記○藤光按是
魚譽種實何得遠舉車六年十一月有身
川之敗於是肥筑叛者蜂起故今故之
龍造寺隆信遣修行越前太田兵衛將兵六千侵前筑

鷲嶽城主大鶴安樂平城主小田部數共戰筑紫廣
門軍巖戶以助肥人天叟子親將救之肥師乃還天
叟子與廣門相拒自十月下旬至十一月廣門與秋
月種實謀殺天叟子令不得退十七日種實率兵四
千軍太宰府欲攻巖屋巖屋留守屋山種連告急天
叟子班師廣門將五千餘人蹶之成富左衛門曰君
疾驅入巖屋臣請止戰而不勝繼之以死臣不死
必使敵不得過即反之土岐大隅萩尾麟可等五千
餘人助之力戰却廣門軍數十步天叟子因得入巖

屋種實兵方至御廟嶽下天叟子縱兵擊之高橋越
前福民部等勒兵三千為一隊皆下馬進戰種連
亦將五百人開門擊之秋月兵死者三百餘人退入
夜須梅岳子方軍野田聞教襲巖屋馳救之屬廣門
兵圍成富等共戰梅岳子從谷尾村西繞其後大
諫廣門兵驚走邪過中田上原入基肄九州治亂記
○藻光按立
花記以此戰為天正八年
十一月八日未詳孰是
秋月種實有前筑數郡據古所為固以高山峻絕常居
杉本邑城遣福武美濃成下淵内田善兵衛成彌永

板左京成阿彌陀峰喜津瀨因幡成左右良木村
甲斐成池田熊江越中芥田惡六兵衛成益富山江
利丹藏助成笠木烏嶽長尾馬見大山葛山諸城皆
置守以爲杉原像援十二月杉麻生許斐江利等侵
糟谷梅岳子親將共戰二三日經秋月兵使不得退
二十九日間遣戶次鎮榮薦野增時率千餘人襲計
斐城中大驚鎮榮等揮兵直登^放發火焚城中家室皆
盡擒氏備妻孥留兵守之許斐麻生等聞立花兵襲
許斐還救之山路險遠久之始至立花兵已柰城據

之氏備走德重氏備宗像族也氏貞大怒曰敵奪其
邑當橫屍城門遁逃苟免何以爲士乃流氏備及女
士百餘人於大葛梅岳子脩許斐置戍九州軍記○
年氏備在大葛謀欲復許斐使^臣野與九郎脩
爲小平往許斐仕監門家事之甚謹監門朝久閉
親臨視已而天寒益怠以鎖^七鷹與九郎閉
叔之與九郎因刻木象鎖^七送與氏備命工作之氏
備使人陽爲行^者往見與九郎以所作鎖^七與之約
以炭^至下^樹石^間城^中炭^除儀^畢皆^寢與^九郎
甚^匪至^城下^樹石^間城^中炭^除儀^畢皆^寢與^九郎
即^開門^納兵^縱火^焚廬^舍氏^備兵^索諱^城中^申折
大呼奮擊城兵多死餘踰城走誤觸^或墜^崖
死少^有脫^者氏^備前^年除^日失^城至^此復^取之
八年早良郡民作亂保身銅村以屬佐嘉二月二日公

藤原

命十時連貞勦之賊拒戰連貞及兵多傷遂克之
係且老弱盡收資財輸寶滿巖屋以助軍須書前覺
二月三日公親相一奠石野山夷地築塔謂亮筑後安
曰那珂郡荒蕪無人鶴鴨所集宜使少者以鳥銃射
之命小弔外記往獲鵝鴨各一還公悅命為羹張惟
布禮戶次六郎捧刀陪公左座王戶清小田部新介
為左右班首群臣皆坐竝不以位序公召小田部紹
久割鵝羹成賜酒二行役徒方治牙城池得六十
六部行者所藏經函於帝釋石像跏下以獻公大悅

以為吉兆令大橋京林相池埋之謂座王戌加良山
楯尾弓場尾極為勞費以家丁衆多更請戌所築塔
酒又一行即罷余亦侍賜羹有
二月豐彥將遣諸將畧前筑親次日由以為節度未發
鞍掛城主田原親貫叛於是欲先討親貫會梅岳子
贈書諸大夫趣之豐彥即發日田玖珠大分大野直
入五郡兵攻鞍掛克之斬親貫餘黨悉平大友興
二月十六日公贈書志賀子道輝戶次子宗仙白杵子
鎮須志賀子鎮隆戶次子鎮連志賀子道益一萬田

子宗慶朽網子宗暨由北子紹鐵志賀子道運曰新
歲納慶去歲生葉之役遷延引退西事益亟僕與紹
運謀僅能支持西討之師非可得已去歲公屢賜書
言改歲親出師於日田嚴駕之發日日跋望屬田原
親貫叛前七日聞北伐之命不知今作何狀眷々之
懷不能已已故特遣急脚奉問方今國家安危之機
設令親貫猖獗諸君必能效節致死將蓄縮苟免墜
名辱宗皆於是乎在老夫犬馬之齒溘焉非遠披歷
肝膽無為陰忌為罪實多

自古固宗歡曰杵鑑陳之致

白杵子卒在天正三年吉園子未詳批政

日聞天命不佑師旅屢挫醜聲流播五尺之童莫不
嗤笑頃秋月疏豐府過惡三十餘條暴示遠近意諸
君亦微聞之首率豐府宗戚大臣皆奉異教毀寺觀
祠廟神主佛像舉昇水火近聞寺觀祠廟之田悉奪
給與臣僚豈頗有此事否源平以來每祈禱神佛由
正道以行征討亦著在甲令今反毀之像以充薪蒸
僕愚昧異之是非雖未明知竊聞日本神道建邦豈
容不尊奉宜循天道無有侮瀆公春秋方富能勤政

陛下、且誰不憂幸、諸君輔導、每事由正、無令陷於非
義、人雖賢聖、不能無過、萬一公有過舉、相共諫爭、至
於犯顏、而後盡臣節、若喑然不言、專為身謀、國事
日非、非復輔弼之義、從今而往、諸君且恢心竭力、務
裨益國家、無有顧慮、八知討親貴、近當出師、所冀竭力行陣、以圖報塞道路
皆言、田原紹忍不謹、親貴父宗、櫛未死時、遇之不以
道、致及家人忿恨、公室對解、僕以為已釋怨、聽命不
意親貴乃懷逆謀、浦部所在舉火為號、聚堡據之、惡

逆宜露無復可宥、自非誅戮、豈有他事、彼不思累世
勲戚、不顧宗族垢辱、為背叛之計、聞於四方、惡乎諸
侯國家之禍、孰大於此者、區區不勝憤懣之至、縱公
有寬宥、辱列宗籍者、固宜請戮之、况已有征討之命、
尤當膠力誅討、若又遷延、彼將征繕峙糧、必至稽誅
戮、或誘海賊、侵盜沿海、今及且未集、以太兵臨之、浦
部士庶、唯知親貴與紹忍有隙、而未知其為公室不
利、姑且從之者、必及應我、四方傳聞、畏我政震、莫不
懾服、不然、若人玩侮、相因而起、願熟慮有以處之、諸

君躬親拮据固不待論安危之機實決於此前四五
日聞秋月子佐嘉謀同援親貫二三奸黨亦率兵會
秋月然遠涉河山以援浦部勢必不能未知何所出
或劫畧境上以為牽制使日田玖珠師不得發親貫
與秋月龍造寺合謀為日已久親貫臣津崎善兵衛
臘月以來屢使秋月秋月亦使人報之僕初謂彼以
姻戚之故為秋月請宥今始悟同惡相濟公即位始
有征討冀早致蕩平名實皆得是固諸君之責也僕
之言此非以為私圖也老夫七十豈敢自惜且已任

專城固須畢命行陣顧念國事不堪憂憤也
聞公以臘月遷靈山下秋固豈為西討啓行方位所
宜乎大營所駐須費議詳啓行之儀亦先驅慮無司
旗司鎧以至警衛之士不可不遵舊典以舉且職秋
固固為啓行吉方以為行營卑陋已甚庖廚逼迫如
無等威然宜務為警備壯似公宮始可且出師浦部
公駕亦須次之石竈門之間以規令諸軍此一舉利
害不小優游遙制不免墜敵術中也
道輝君往歲同討原田親兼種如有愆乎僕者苟能披

腹心相告亦當有解說而初無一言八朔之慶不通
饋遺致僕無面目以見人爾後絕不相聞往辱道益
君懇懇解詢然既蒙擯斥未從更言方今國家有急
解憾通問謹好如初冀少有叛効以貽訓子孫豐疏
修阻僕亦衰老至相見定在黃泉若以戡定之日多
有籍歿田宅因緣規求為解宿憾武神在上斷不無
設令僕據此花以致恢復衆人見知縱不自言必之
得褒賞寧待足下乎七十之年既難苟免子孫黜
無位於朝亦復何言每事唯欲不貽國家之累諸君

或有少小猜嫌宜務降意同心以為國家枉石計近歲
諸州豪帥之家喪亡或奉僚輩為君無復氣耻或流
離乞食四方者不知幾何大內氏之事尤可以為鑒
陶晴賢與相良政任爭權不相能晴賢所言事皆中
宜而防侯不察獨信任武任迄晴賢行大逆國終為
毛利氏有此衆所聞見雖復水火之中不務植黨營
私專為國家計此僕所深望也
浦部之事嘆憤之餘使箱崎實相院景林以周易董
之景林言速出師吉今以其占往因天道誅不義無

復有疑難也
頃聞近侍小臣吉莊石京兄弟朽網市之亟雄城甲
得罪斥逐或言諸君言公逐之不知何故在今時公
有不察縱恃旨不可不諫正況是等小臣有違失不
足為輕重宜為之申理使復且所但禁朝見使思又
過耳若果由諸君言斥逐益不可曉彼固小臣務為
寬宥分外感刻諸君或不檢校小人輩總得任用即
自輒張如四人降在牧圍亦為名族奕世奉止意懷
報効若有罪負加嚴責而後隨材任用近習私暱時

有點陟亦不為不可至世族無向疏戚人人待之如
一具可矣若公方寵任而諸君擅黜之是無諸君下
分也然至大罪難宥不可不罰老僕在遠風聞欠詳
固不待言也
告鎮連往歲長尾之役予方親力戰汝乃在陣後僅
傷流丸見血耳如當今之事誠國家安危之所係汝
尚奮勵中短兵揚名三軍仍有怯弱予必自殺為厲
鬼滅汝子孫令無遺育群神鑒臨汝必能捐軀命有
以報國

方今道路梗塞長箋言事諸君或以為無所顧慮然
知此使通行無阻是以一一布陳幸賜還答僕日望

之、
本藩六花直躬家所藏公手澤改之

四月小田部源次郎來奔誼諸原上村聚及族居之前

覺

小田部紹叱前年與佐嘉將熊代戰敗死有二子長鎮
通次統房統房與父同死熊代已獲紹叱父子以為
安樂平且降不復進攻鎮通因得保聚堅守原田了
采子信種據高祖畧早良以西勢稍盛信種少龍造

寺隆信為冠之素與親善乞師佐嘉約克安樂平割
早良郡羊與隆信因舍兵與攻安樂平筑紫廣門亦
攻鷲嶽二城介敵國間糧盡救兵不至是隆信遣
江上家種兼前筑原田信隆等兵五千餘人從內野
攻安樂平城中卒少且飢不能戰原田土石井備前
等十餘人皆下馬步闈直傳城鎮通自殺森三郎兵
衛奉鎮通第二子源次郎及父母走立花信隆等苗
守安樂平以統郡事廣門亦與佐嘉將高木石田等
四千五百人攻鷲嶽東坂峻絕旌盾鹵進身銳亂擊

日夜不息城兵不能禦授城去於是豐盡失四畝巖
戶地廣門益強修音名林立神山二城置戍欲以取
那珂郡又遣帆足備後戍天狩山奈良原內藏助戍
不動城以圖巖屋寶滿九列軍記○葆光按安梨平
列軍記從豐前覺書以定年月九月公將兵與天叟公師會石坂進軍潤野秋月種實
晨遣八千人掩之二公將逆戰軍師大橋京林曰時
辰未可待敵至應之秋月兵益前先鋒將南京林曰
未且待我言近數步京林曰可士齊起用槍秋月兵

大敗追北三里至土師村馘武士三百五十餘人命
京林封為三塚於是公拔劍呼天叟公次之衆皆齊
呼軍禮所謂凱歌也遂引兵還次燒山令人携薪一
束日暮舉火從大祖峰至寶滿四里相屬秋月人望
見以為二公兵是衆不敢追天明二公坐語久之天
叟公從葉山循山還寶滿公從石坂道金出歸蓋謀
養千熊九為嗣也豐前豐書○葆光按三花記以此
是

梅岳子天叟子南豐師畧後筑以六千人侵秋月地諸

堡素畏二子相共謀曰主公不在平地決戰心不勝
今敵軍深入不如待其歸要擊諸阻固守不敢出
軍記豐師出南筑生葉種實軍上座以拒之於是梅
岳子天嬰子將五千餘人入秋月邑飯塚守嶋放火
侵掠以分十一月六日二子引兵還秋月將及前豐
種實兵
前筑諸帥蹶之梅岳子便射者斃徐退敵追之益急
至石坂二子悉兵反之秋月及長野千手等八千餘
出兵生迭戰二子急擊大破之逐北三里至土師斬
首三百餘九洲治乱記九洲軍記畧同○葆光按本
書及九洲軍記以是役為九年十一月然
典前條覽書所載實為一事紀事互有詳畧耳九洲
軍記二公已叔兵還秋月苗守老臣聞之命上坂野

田追之前豐城并長野應召適至侏五千餘人下曰
狩坂從屋山原橫擊二公軍諸堡亦收殘兵三千反
戰二公兵疲不能復戰引兵稍退薄之隙斬首四百
餘級逐北至燒山而還梟所獲首石坂葆光按豐前
覺書二公班師封尸擧凱雍容寬暇非敗北之日所
宜有且秋月兵獲首虜四百餘士當有死者而戰死
錄不載一人蓋九列軍記原田遺臣所作且為曲筆
可知也筑前續風土記燒山村城尾西有千人塚蓋
京材所封尸也貝原益軒據九州軍記以
為我軍敗死四百餘埋屍於此者誤矣

帝田成卒分五番三十人軍吏言其少不足給事座
主請益卒公乃發帝田人使高木賢勝督之守二條
窩堡九月二十日吉田兵部直守正門暮將下鎖余
與賢勝適從樓上望見兵部盡折鎖鬚四棄之已鎖

從脫之數四遂下鎮還入直舍余二人疑其有異志
因還舍議命兵部同僚林田源助鬼塚主計助及余
所部水城玄番小林喜藏捕兵部已昏黑兵部逃去
不獲予與賢勝以實聞公賜書以賞明日傳隆信廣
門師取那珂郡之木時人以廣門遣人誘兵部為內
應也豐前

北原鎮久言天叟公曰耳川之敗豐府良臣多死兵威
益衰自保之不暇安能出兵征討今徒保賢滿巖屋
賢滿絕險設能自守亦不免餓死巖石向不若早自

為計公雖少以宗室為豐府所委任固欲以身殉國
不聽鎮久屢言公遂不從鎮久以為公褊狹不知時
變與死無為也欲貳於秋月劫公父子還豐府更立
高橋氏使昵所僧用藏主言種實種實大悅鎮久已
信用藏主益親近之盡以逆謀告之用藏主以告伊
藤源右衛門曰鎮久及附秋月將適巖屋與屋山種
速謀劫公父子還豐府種速與鎮久為父子必不約
違且言進士且長子方貴顯足下亦為之假子今村
氏且外姻餘諸臣鑑種之叛皆畏祿因鎮久得復其

誰敢不從公不肯歸必至大逆源右衛門警曰師可
謂忠矣我以言公慎勿泄既而自念已與鎮久約為
父子若言鎮久必誅是為不孝不言不忠寧不孝不
為皆叛之臣入告公曰謀欲誅鎮久鎮久不知猶與
用藏主謀議將以十月二日適巖屋奉事公使萩尾
大學內山田下野殺鎮久曰鎮久貴臣號以我命斬
之定以十月二日誅之二人素有勇力屢立戰功鎮
久亦驍武士夙茲畏憚之月朔鎮久來謁曰臣有事
將之巖屋公問之故答曰臣久不視境場之事故欲

有所咨詢耳公初約二日未設備因謂之曰封人獻
新梟為鄉烹之留共食日夕鎮久曰言日既晚請以明
日行旦日鎮久將行大學等候立出遇之公宮下鎮
久素貴驕猶且脫帽揖二人曰卿等朝邪下野呼曰
有命誅反者拔刀擊之鎮久撫劍曰汝欲何為跳岸
下大學奪刃從者所執槍鏃殺之下野齋孫畢本藩
之家藏所斬鎮久
刀斃日城中警擾北原氏族數百保進士家將作亂
公豫作書便具舅今村宗加齋賜進士曰卿父將不
利公室已伏誅卿苟忠貞宥之進士及其族奉戴皆

書以自明衆乃定然君臣之間頗有嫌猜會種實密
使人與書進士進士不敢發封因源右衛以呈書
曰尊人不早舉事以及禍是亦僕罪子若欲繼其志
僕豈敢自貳冀早來源右衛曰種實數以奸謀搆
我請誘秋月兵至山下掩擊盡殺之公曰善汝為我
謀之源右衛門乃與進士謀使進士臣田中八兵衛
土岐主水之秋月因板並左京謂種實曰進士欲早
有所請然未知君之心且狼狽不得良圖辱賜書恩
意備至感激不能已已先臣罹禍進士願因君一除

痛憤但紹運朝夕警備力不能自脫幸潛師至實滿
山下使進士得出敢以為請左京秋月貴臣素以智
畧聞種實大悅引見八兵衛等議遣兵迎進士賜二
人金飾刀各一二人出以刀屬左京曰臣等携還實
滿人必以為疑進士至在近請置之外府秋月人益
信之十月十七日復遣二人之秋月請遣兵來迎種
實曰鎮久易紹運見殺我耻之今迎進士莫使有失
十八日使士三百卒千人往長尾頗險公多伏精兵
秋月人或言深入恐有不虞八兵衛等曰進士携家

累出走進退不得如意天將明請速進不然大石本
塔寺出兵邀擊老弱豈有脫者進及險二人告曰進
士既至請急迎接秋月兵隊匪踰險伏兵猝起大呼
擊之秋月兵驚愕皆散走天明追擊二里道路險阨
少有脫者公之實滿南走松院首虜士三百級小卒
不^可勝計賜源右衛門國綱刀進士景秀刀以旌其
功公由是深知進士忠誠遇之益厚每戰以為先鋒
屢有功

高橋記

井樓纂聞卷三

三

